

娜拉的姐妹们



挪威外交部

娜拉的姐妹们

娜拉的姐妹们

挪威外交部于2006年8月出版

P.O. Box 8114 Dep.

0032 挪威

电子邮件地址: post@mfa.no

编辑: 挪威外交部(Norweg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顾问: 亚内·莱克索 (Janne Lexow)

设计/排版: 阿里尔德·欧根·约汉森 (Arild Eugen Johansen)

图片编辑: 凡雷纳·温格尔曼 (Verena Winkelmann)

印刷: 奥斯陆出版社印刷厂(Oslo Forlagstrykkeri)

凡需多册本书者可向以下地址预定:

Departementenes Services

P.O.Box 8129 Dep.

NO-0032 Oslo

www.publikasjoner.dep.no

E-mail: postmottak@dss.dep.no

Telefax: +47 22 24 9595

ISBN 82-7177-073-X

E-814

娜拉的姐妹们

www.ibsenworldwide.info



挪威外交部



严普来 (音译) 拍摄; 2006年-严普来版权所有

周好俊在中国杭州上演《海达·高布乐》一剧里扮演海达。

目录

前言	6
谁在害怕娜拉·海尔茂? - 汉纳·安德里娅·克劳格鲁德	9
另一种结局 - 科雷·维尔洛克	15
玩偶之家, 权力之家, 人道之家 - 诺埃莉·赫泽尔	19
妙极了的娜拉 - 苏珊娜·布鲁格尔	25
《野鸭》父亲们 - 约根·洛雷森	39
海尔茂说了什么 - 布丽特·比尔德奥恩	49
易卜生作为权力分析家:	
《海上夫人》的一个场面 - 托里尔·莫伊	57
挪威性别平等的里程碑	64

前言

剧作家亨里克·易卜生(1828—1906)持久地进行试验,并且不断地扩拓他写作范畴。

易卜生惹得他同时代的观众回肠荡气,激动不已。他的剧本往往引起争论,因为他揭露出许多本来社会宁愿忌讳藏掖起来的真相和矛盾,他提出了一系列弊端问题,诸如:性传染病、妇女在公开和私下范围里的不平等地位、社会的污迹耻斑、诡计多端的诈骗、背信弃义的出卖以及经济上的缺乏安全保障等等。易卜生着重于突出个人在同其它人的交往关系中是怎样常常由隐秘的动机所指引,以及社会准则究竟怎样会同人民的真正需求发生分歧。易卜生展现了妇女尤其遭受到由婚姻和社会上广泛因循沿袭的、僵硬刻板的性别歧视所抑制压迫。在那时候向挪威妇女开放的就业机会是极其有限的。她们没有选举权,不能够用她们自己的姓名拥用财产,不得在银行里开设帐户,一旦离婚也不能对孩子保留有监护权。她

们实际上是居于从属地位的人。但是易卜生相信妇女应该拥有作出她们自己的选择——不论选择是好是坏——的自由;并且相信她们应该有权来确定她们的价值以及她们想要的生活方式。

正如本书所显示,对于易卜生、对于他的剧本的作用、对于性别和平等这一争端问题本身等等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存在着差别悬殊的看法。易卜生继续激荡人心,他的剧本仍旧引起激烈的争论,尤其在妇女的权利和性别平等上。

易卜生提出了关于人际关系、社会环境和妇女所面临的困窘方面的根本性问题。但是他并不提供答案;他并不指给妇女(或男人)看他们应该怎样度过他们的人生。他既不进言建议政府作出政策改变,也不提出倡导特定的措施。其结果是,无论是在一个发达国家还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里,每新的一代的妇女都可以联系到她们自身的背景现

况来理解易卜生的作品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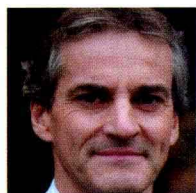
在易卜生的剧本问世之后,许多国家的妇女在决定她们自己的在家庭里和社会上的作用方面已经赢得了巨大的自由,然而妇女在世界各地仍然遇到种种障碍阻拦她们充分参与所有领域里的活动。

挪威的外交政策和发展合作将注意力集中于促进性别平等。我们相信在这些努力之中,易卜生的剧本能够通过它们所提出的争端问题发挥出一份重要的作用。

在2006年,我们正在纪念亨里克·易卜生去世一百周年。藉此机会,向我们的

伟大作家和他所起到的成为社会的良心的作用表示敬意。

易卜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或是个别地或是共同地,触及到了我们的生活。策划这些研讨会的思想是:将易卜生作为一位今天照样能够给予我们启迪和向我们挑战的戏剧家介绍给大家。他的剧本为性别平等问题带来了新的视野,并且显示了反差强烈的看法。我们希望这些研讨会将提供一个机会来讨论性别问题,分享经验并且提高公众的认识,我们的目的在于既促进我们对往昔有更好的理解,并且也同未来的新方向保持一致。



外交部长
约纳斯·加尔·斯托里
Jonas Gahr Støre



国际发展部长
埃里克·苏尔海姆
Erik Solheim



阿恩特·海尔维克 (Arnt E Folvik) 拍摄, 到处 通讯社(All Over Press)

挪威滑雪跳跃运动员安妮特·萨根 (Anette Sagen,) 曾是女子职业跳跃运动的开路先锋。

谁在害怕娜拉·海尔茂

我们非得竭尽全力对付易卜生和他的女人们不可,如果他们继续存在于世而且还有劲头捅娄子的话。

“易卜生的作品主题时至今日仍旧相当具有威胁性。他的剧本在世界上好几个地区遭到检查审处。这是因为他所写到的都是大问题,诸如:人身自由、性别平等、滥用政治权力、腐败、虐待儿童、理想主义等等”。

这就是本泰恩·巴德森 (Bentein Baardson) 对 2006 易卜生年伊始时提出的“易卜生与今天仍然息息相通吗?”这一时下热门话题所作出的回答。这个问题要求我们读者以一种崭新的眼光去品鉴这些原著文本的独创性、以及它们以何种方法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使得我们能够对易卜生的永恒的戏剧进行改写,作出另外

的解释并且提出批评。对易卜生作出过激的解释,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但是它们无非都是纸老虎,只要我们采取简便易行的策略,即是按照我们大家都早已一致赞成的价值观念来把他的作品同目前的状况相联系对照就行了。每一次由好心好意的演员和演出商所煞费苦心泡制出来的一个对易卜生的肤浅而滥圣般的解释,就不啻是在他的文学棺材上敲进一枚钉子。

因为一部戏剧演出仅仅由于触怒了一个独裁者,一个种族主义者或一个性别偏执狂,它的价值才能够得到证实公认的话,试问观众究竟能赢得什么收获呢?正如巴德森所指出,在斯堪的纳维亚之外的许多国家里,平等、民主和舆论出版自由是大有争议的问题。将易卜生用作民主的一个品牌商标对于那些在这方面需要鼓捣一下的国家来说固然可以



起居室里所见。尼克·沃普林顿 (Nick Waplington) 拍摄。1991年 尼克·沃普林顿工作室版权所有

被视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易卜生在别的国家里政治上具有爆炸力这一事实并不能作为理由用来辩白在挪威国内不厌其烦地反复唠叨说对他在政治上做出同样的解释是正确的。表演此类把戏不但遮盖掉了那些剧本里其他令人感兴趣的的部分的光彩,而且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们还表露出了一种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情绪,在那些把戏里易卜生的批评呼声被引导到针对那些并不是我们本国文化圈子一部分的人头上去了。如果我们把易卜生仅仅看作是一个用来作为谋取真正改善社会的工具,那么下面这个令人不快的问题务请回答:难道易卜生真的是我们在全世界促进民主、公正和妇女权利的最佳工具吗?或者干脆把这项费劲的活计交给人权组织、联合国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去经手岂非更为上策?这似乎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但是却说明了要使得易卜生在政治正确性方面取得合法地位是一个何等巨大的疑难问题。正如哈罗德·布罗姆(Harold Bloom)所指出:假如你主张文学并不依赖于哲学,并且主张美学不可以沦落到从属于意识形态或者形而上学,这时候你要是被认为是一个行为古怪乖谬的人的话,那么这便是文学衰退没落的征兆。

要将易卜生同目前的现状联系起来所遇到的进退两难的困窘在妇女权利领

域里便显得很为分明。举例来说,究竟我们应该把他的那些女性主角都理解成为女权主义者呐喊口号的重要喉舌,还是正如易卜生自己所指出那样,不仅仅囿于妇女的权利而是要从全体人民的权利着眼的那类领会演绎才能更好地为易卜生和他的观众们服务呢?

“我感到兴趣的是我们时代的娜拉——滑雪跳跃运动员安妮特·萨根(Anette Sagen),滑雪之中纵身跳跃而起大胆地飞入云霄,在空中呼啸翱翔,感觉到了完全的自由……”电影导演阿斯劳格·霍尔姆(Aslaug Holm)在谈到易卜生笔下的那位最为众所周知的女角色时这样说道。“我就是娜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尔费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在提及当一个“离家出走的女人”时说道。我们知道他们所说的意思;她们都是坚强而勇敢的已婚妇女,她们拒绝接受限制,并且汲汲奋斗以求冲破传统的性别障碍达到另一侧的目标。

但是娜拉果真能够象在本文里所示意的那样为2006年的妇女起到一个恰当的典型作用吗?埃尔费里德·耶利内克和阿斯劳格·霍尔姆都被看成是同公众心目中所确认的娜拉的形象相等同一致的。这个人物角色是作一个女英雄而生活过来的,却没有受到在该剧中可以找得出来的所有其他触目惊心 and 暧昧

不明的环境因素的濡染影响。但是这个人物形象演绎是建立在我们时代里大家都接受的女权主义真理的强大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根据毫无偏见的对该剧本的阅读领会所得来的。今日大家公认的娜拉是那种见解通达、具有健全可靠的常识的妇女,也就是一个务必能够代表我们想要通过亨里克·易卜生向进出口的具有现代价值的娜拉。

恰恰正是这一点才威胁到了易卜生的幸存下去。那个被解放的妇女的故事在我们的时代里(真是万幸)早已家喻户晓为众所公认,所以我们不再需要易卜生来帮助我们去了解她了。实际上如今要把解放的信息传播到远近四处有的是途径而且更为有效得多。

如果《玩偶之家》要在我们这类离婚垂手可得并且妇女自由地参与劳工市场的国家里继续保持住与现实息息相通的话,我们就必需要有可以显示给我们看某些新东西的演绎。奥恩希尔德·斯克莱(Arnhold Skre)去年在文学期刊《窗口》(Vinduet)上发表的对娜拉的理解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她把娜拉演绎为是一个情绪忧郁而感情夸张的情节剧人物。“那个女人真够有能耐的,当她的丈夫需要帮助的时候,她却走出了家门,连打算怎么养活自己的念头都没有……娜拉想要让我留下个好印象,激

励鼓舞我或者启发得产生出向往追求解放的效果的话,那么她本应当应该先学会照顾好自己。”

奥恩希尔德·斯克莱以她作为一个现代女性的亲身经历当武器从一个独到的视角见解来探讨娜拉这个人物角色,而不是一味人云亦云地大讲那种既安全又为众所公认的老一套解释,而那种见解到头来终于会害得娜拉这个角色变为多余的人。但是她仍保持住了该剧本的本色而没有超越出它的范。

有人会说那是娜拉当家庭主妇的片面经验害得她成了最现代化的挪威妇女的一个差劲洩气的模特儿。当然未尝不可通过用转换位置的笔法将只求受到教育和但求有个全天上班的活计可干的娜拉转换成一个有更高教育程度、有全日制专业性职业、有几个小孩的现代挪威妇女,这样的妇女往往会深感时间的压力并且为了要寻找人生的新方向而不惜离婚的。然而那样一来启发联想性就远非英雄版本的娜拉所表现的那样明显了。她倒不如干脆被描成一个突然心血来潮有了要上函授簿记课程的念头的白色垃圾妈妈算啦,不过可悲的是我至今不得不在乌勃拉。温费莱杂耍(Oprah Winfrey show)门前看到一个身穿肮脏的田径运动服的娜拉,她已经身体超重,喝着减肥可乐却又一支连一

支地抽烟。

亨里克·易卜生虽说是一位带有片面性地代表着妇女解放的早期倡导者,可是他充其量至多担任起了我国驻外大使的角色,尽管宝贵有用,却是可以更换取代的。不过倘若我们找到了易卜生和他的女人们的命脉所在,我们会赋予他们以流芳百世的机会。创新改革总是说比做容易,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力戒再去为巩固加强一种易卜生式的女权主义而帮腔,因为它久已背离了剧本原作,现在正在内容千篇一律的资料性小册子里靠着标榜它自己的政治正确性来安生过日子。

该文最初发表在《新时代》(Nytid)杂志上,2006年3月3日。

汉纳·安德里娅·克劳格鲁德(Hanne Andrea Kraugerud): (1980年生) 挪威作家和哲学家。奥斯陆大学哲学系毕业生。著作有:《把你的心给我》(卡格 (Kagge) 出版社, 2005年) 和《关于易卜生的三篇论文》(金谷 (Gyldendal) 出版社2006年)。



海尔茂之家 莱娜·阿斯克 (Lene Ask) 绘, 2006年。莱娜·阿斯克画室版权所有

另一种结局

对于《玩偶之家》里的冲突争辩究竟会有怎样的结局，见仁见智、众说纷纭。2006年5月5日至7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易卜生和我们自己的困惑学术研讨会》(TVIVL)上又提出了新的结局。

海尔茂(凄楚难过地):我明白过来啦,我悟出点名堂来啦;我们俩之间裂开了一道鸿沟。——不过,娜拉,难道这道鸿沟就再也无法填平了吗?

娜拉:我都成了现在这副德性啦,我哪里是你的什么妻子!

海尔茂:我有能力变成另一个人,另起炉灶从头来起。

娜拉:那可说不准——兴许在你的玩偶从你手里被拿走之后。

海尔茂:分手——同你打离婚!那不行,娜拉,我想不通你怎么会有这个念头的。

原著的台词(由威廉·阿切尔(William Archer)翻译成英文)系斜体字。维尔洛克的改写本见诸于靠右的灰色栏目里。

海尔茂(凄楚难过地)我明白过来啦,我悟出点来啦;我们俩之间裂开了鸿沟。——不过,娜拉,道这道鸿沟就再也无法平了么?

娜拉:我都成了现在这副德性啦我哪里是你的什么妻子!

海尔茂:我有能力变成另一个人,另起炉灶从头来起。

娜拉:那可说不准——兴许在你的玩偶从你手里被拿走之后。

海尔茂:分手——同你打离婚!那不行,娜拉,我想不通你怎么会有这个念头的。

娜拉：（走进右首的房间）那么闹出这档子事儿不是来就更在情理之中啦。开手（她返身回来，带着子都出门用品和一只小手当妈提旅行包，她把这些生婴东西都放在一张椅子就决上）。的亲话，

海尔茂：再尊娜拉，娜拉，个屋现在别走！最为等明天再说！身边里的

娜拉：（披上外套）也就我总不能够在之间一个陌生男人存在家里过夜吧！无那——是一件

海尔茂：难道我们就不能像俩兄妹那样一起在这里生活下去吗？

娜拉：（边说边系紧帽带）你心里很有数那是长不了的。（披上披肩）再见吧，托尔伐德。不，我不去看孩子们了。我有自知之明，知道有人会把他们教养得更好。像我现在这副德性，我能是他们什么人。

海尔茂：可是来日方长，娜拉，会有那一天吗？

娜拉：我怎么能说得好呢？我连我今后的着落心里还没有数哪。

海尔茂：不过你还是我的妻子，现在是，始终都是。

娜拉：听着，托尔伐德——要是个妻子像我这样离开她丈夫家出走的话，我听说

娜拉：你想到岔道上去啦。我说的并去打离婚官司，也不是就此丢连我们在一起过日子的大门不再装了。你应该懂得，天下妈的一条心，打从她把她的头儿抱在自己怀里那一刻起，她计不会，决计不肯抛弃不管她生儿女。如果非这样做不可的她宁可委屈自己去同一个她不重的男人同桌吃饭、同住在一顶下，为的是给她的儿女他们需要的母爱，给他们有父母在的安全感。但是我们夫妻关系那个奇迹中的奇迹，海儿茂，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女人和男人的那种赤诚的献身精神却不复了。那种献身精神消失得无影踪啦，就是在当我明白过来的刹那；原来我在你眼里只不过玩具、一件装饰品、一个玩偶。

海尔茂：难道我们就不能像俩兄妹那样一起在这里生活下去吗？

娜拉：不过，海尔茂，这恰好正是我要说的！就在最危急的紧要关头，你却在你的灵魂深处对我落井下石拆我的台，那是因为你一点点都舍不得为了你的妻子而放弃对你自尊心来说至关要紧的东西。既然如此我决计不能再当你的妻子，而只能是住在你屋子里的一个同屋，你对这个同屋务必要保持距离就好像是你的妹妹一样。除此之外，所有的夫妻情分都一刀两断！不过为了我们的孩子的缘故，为了他们的安全感的缘故，我们两人都必须牺牲其它形式的实现自我。好啦，让我们联手来在这方面干点名堂来吧，这毕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义不容辞的最主要的义务，我的亲爱的哥哥！